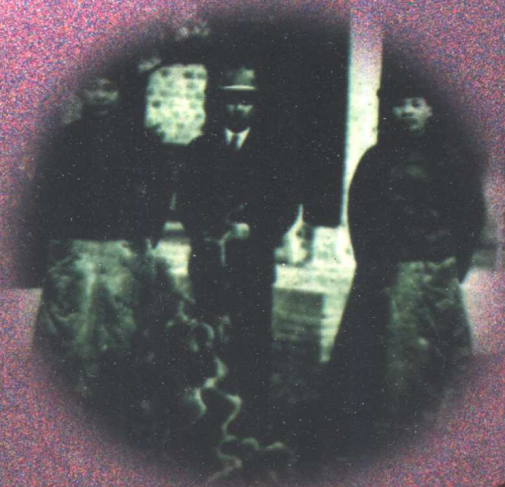


风流军阀

花城出版社
温靖邦 著

杨森



风流成性
妻妾成群
却原来内心自卑
要以征服女人来证明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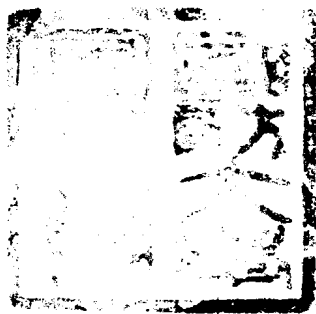




国防大学 2 065 7240 3

风流军阀杨森

温靖邦 著



花城出版社

风流军阀杨森

温靖邦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韶关市粤北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375 印张 1 插页 290,000 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ISBN 7-5360-2898-9

J·2473 定价: 17.2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人类最不能摆脱的，是政治；政治最不能摆脱的，是战争；战争最不能摆脱的，是文化。

——著者手记

Conto/ao

序

作为军阀，杨森的地盘不是最大的，军队不是最多的，而他却是近百年来中国军阀中妻妾最多的一个。他身上最值得写的，除了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风云变幻的战场角逐外，恐怕就是寻芳猎艳征服女人了。

他把征服女人，看得和打败政治对手一样重要，认为都是在体现着一个男人的实力。他从来就不巧取豪夺，只用灵与肉的双重魅力使一个又一个女人像铁屑遇上磁块一样牢牢吸附在他身上。

他究竟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不仅是历史家感到困难的问题，连杨森本人一生也为此疑悸不安。唐继尧曾为他相面，说他嘴状如鼠，其貌不扬，坏人之相。他知道后，内心十分痛苦，常以为戒，临渊履冰，小心翼翼，恐涉坏人之道，努力用仁义礼智信来约束自己，来塑造自己。

他生活的那个旧中国，是种种神秘传说泛滥的时代，黄龙显形现身，佛寺道观之下虎豹自动皈依，令人心旌摇动，莫辨真假。本书照实录之，以飨读者而已。

温靖邦

一九九八年五月

第一章

国共两军逐鹿中原，基本决出了分晓。在那雄鸡剪影似的版图上，红色标志的解放区自北向南在坚定地蔓延；白色标志的国统区则大幅度往西南收缩。看来，四川，特别是重庆，这个作过抗战陪都的重镇，不久又将成为国民党的政治军事中心了。千古长江万古黄河在转折拐弯时，把风险和前程公平地摆在每条航船的底下。历史又一次把机会推到了国民党的政治家们面前。能否认准它，能否执住牛耳，对西南地方实力派来说关乎前途至为重要；对于蒋介石、李宗仁等首脑人物来说，更是能否避免灭顶之灾关乎生死的。

坐镇重庆的杨森没能廓清迷雾认清自己的航道，却从浓浓的硝烟中捞出了一条他称之为歪打正着的拯救党国的策略。如果蒋介石这位在现代政治舞台上表现得又睿智又愚钝，又果敢勇决又优柔寡断，胆如虎狼又怯如老鼠，雄心万丈又鼠目寸光的角色当时敢于采纳，也许远东的政治格局将重新摆布，也许大潮般席卷塞北中原的解放军将被阻遏，国共战略对峙图将不得不重绘，全国解放将不得不推迟不知多少年。在不少西方战略家看来，那实在是一记几乎谁也无法招架的撒手锏——当你不曾识破它的时候。战场决斗时，一招一式之能有致命的打击力，就在于对手不能识破之。杨森的计谋也实在是卑鄙残忍。而残酷的政治斗争又何尝计较过手段。

杨森自己此刻却蹲到了火山口上。

这一段时间，在他权力所及的范围，正被一个又一个的危机困扰着。释放和反释放杨虎城的斗争，对打的拳头直挥舞到了他的办公桌上。争执的双方都期待着他那决定胜负的拳头加入到自己一方。他当然不能轻易挥出那一拳，那将可能打在自己命运的要害点上。但也不能毫无动作，那年头是不容第三条路存在的。他得做出挥拳的架式，使双方都感觉到他是站在自己一方正要向对方挥去。妙就妙在“感觉”和“正要”。难为他如何把这高难的动作表演得恰到好处。接下来是山城大火，三十九条大街小巷倏忽间毁于一炬，其中银行、钱庄三十三家，大小仓库、堆栈二十二座，死亡人数官方公布为二千五百余人，受伤四千余人。国民党保密局说是共产党阴谋炸平重庆的序幕，牵扯进去的偏偏又有杨森嫡亲的堂侄女杨汉秀大小姐。

长江黄河的转折处真是波涌浪旋，漩涡迭至。

他焦头烂额。

• 1 •

一九四九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兵压境，国民政府已成危巢累卵。

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在南京发出公开指令，为了创造良好的政治空气，重开国共两党和平谈判，政府决定马上释放全部在押的政治犯。特别是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必须尽快恢复自由，妥善护送到南京。

《中央日报》和《重庆日报》都刊载了这个消息，全国各报

竞相摘转。海外新闻媒介也在议论纷纷，都认为这是中国政治局势的历史性转机，今后刀兵可息，民主有望了。李宗仁，这位台儿庄一战名扬天下的抗日功臣，也被舆论视作国民党内最有民主风度的领袖，海市蜃楼般出现在中外观察家的憧憬与神往中。

李宗仁代总统向重庆市长、重庆卫戍区司令长官、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杨森上将下达了正式命令，次日即派专机飞渝接杨虎城将军。

同时，党国元老、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也电告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官长刘宗宽上校，教与杨森交涉，切实执行李代总统的命令，把杨虎城将军接出来。

宋子文以在野之身致电杨森，情词恳切，热心可鉴，劝他乘势完成这一于党于国善莫大焉的功德。

云南卢汉来电。各省地方实力派来电。部分黄埔系将领也发来了电报。

几天之间函电交加，都是同一事情，同一要求，同一调门。

杨森感到自己是给弄到火山口上烤起来了。

这是非常微妙的政治课题，稍一不慎就可能引火烧身。他两方面的意见都不能违悖：一方面是要求放人，呼声最高的有党国元老，社会名人，也有手里有兵柄足下有地盘的将领，何况在这一点上他们背后还有民众；另一方面表面缄默其实反对放人，代表人物就是那位待在溪口的蒋介石——明说他是下野了，其实手中牢牢控制着装备精良的百万中央军。若得罪了前者，杨森可能招至政治风潮，成为众矢之的，那就有给抛出来作牺牲品以平息众怒的危险；但要是顺应了前者，不用说也就必然得罪后者，后果就更为不妙。

从私交的角度说，杨森一点也不反对释放杨虎城。

他以往和杨虎城不要说交情，连面都没见过。时下杨森在军政界大红大紫，调任略高于省的重庆特别市市长，还获允就近重组在安徽省芜湖、鲁港被共军歼灭的第二十军，扩大为三个师、一个独立旅、一个警卫团共三万五千人，全副美械装备；又特许组建五个保安团，拱卫重庆一市五县。至于兼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重庆卫戍区司令长官就不必说了。而杨虎城是关押了多年的钦犯，用四川话来说是霉得起冬瓜灰的人物。杨森为何要对他纡尊降贵亲去探望？说穿了很简单也很俗气，他要的乃是一千多年来中国老官场的传统惯技，三个字：烧冷灶。多年的宦海浮沉，杨森认识到了一点，捧红固可得益，踏黑未必合算。故对跌了跟头的军政大员，他不惟不歧视不践踏，只要有机会还要格外施以笼络。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不清楚某人某时会不会时来运转重新粉墨登场。特别是杨虎城这样因西安兵谏而名播中外的人物。尽管他的四万子弟兵早就给编散了，但只要蒋介石有一天改变了主意，想要打扮一种什么角色出台为之撑持什么场面，或者别的什么人物彻底取代了蒋介石，他东山再起重为统兵大将也不是不可能的。杨森深知，像杨虎城这样凭一腔义气行事，甘于为人火中取栗的人，在囚禁中你给他一点关心一点友情，以后稍有发达他必会涌泉相报。这些当然都只是他心里转的念头，面子上的解释却是一声惺惺惜惺惺的长叹，说大家都是在军政界混了多年的人，谁都会有个一闪二失，谁都保不准有一天会跌得更惨，看顾一下杨将军也就是怜悯我们自己嘛。

在与世隔绝的深院幽宅里呆了多年，受尽了小人的气，看惯了各种各样提审者的冷面孔，杨虎城乍一见到笑容满面的杨森，惊诧之余，眉宇间渐渐透出戒备之色，两颊遂冷漠下来，犹如冰铸霜结。杨森多少感到几分尴尬。待到后来虎城先生变成

了虎城兄，杨市长变成了子惠^①兄后，这一切就都荡然消散，代之以友善融洽的气氛了。

此后杨森隔三差五总要来玩玩，或是下棋，或是纵谈古今，两人甚是相得。杨虎城觉得杨森这人只重人品，不势利，不以富贵骄人，古风犹存；杨森也隐隐感到自己的不时造访已经不完全是烧冷灶，而是真的有些喜欢耿直无饰的杨虎城了。

杨虎城也委实天真得可爱，一当知道李宗仁代总统下了释放令，便把这命令当作一回事来相信了。

他每天都要看报，十年来从未或缺。蒋介石隐退溪口、李宗仁代行总统等政坛大事他都一清二楚。有一天，他迟迟得不到报纸，询及大小特务，一个个都支支吾吾不作正面回答。他估计形势一定有了新的发展变化，便不顾一切，追索当天的报纸。特务头头龚国彦推脱不过，只好拿出来，解释说是怕影响他的情绪。他看到报上刊登的李宗仁命令，抚胸大笑，哈哈，总算盼到了今天。

他高兴得早了一点。

杨森如果硬要释放杨虎城也不是办不到的。虽说龚国彦及其上司毛人凤直接听命于溪口，但杨家山毕竟是重庆卫戍区的管辖范围，以司令长官和市长的名义，他完全可以强行下命令将杨虎城提出来，护送到南京。日后蒋介石追究，他尽可以往李宗仁的身上推，就说代总统之命不敢违悖；又可借口总裁并未赐予明确电谕，未便以区区龚国彦者流意见为意见，如此云云，足资搪塞。蒋介石也就打不出喷嚏来了。当然他会很不高兴，更会产生怀疑，这个多年来还算听话的杨子惠是否有诈？

历练军政界多年的杨森当然不会为李宗仁之辈去火中取

^① 杨森表字子惠。

栗，为一个杨虎城去开罪蒋介石。一个失掉绝大部分部队和地盘的地方豪帅、杂牌军将领，能受到中央如此信用已甚不容易了。他懂得珍惜自己多年努力的成果。

怎么办？刘宗宽这天电话约定要来“拜谒”，“顺便请教释放杨将军之具体安排”。区区刘宗宽只不过是上校副官长，本不足为虑；只是其肩上扛的是党国元老政要的令箭，背后有种种实力人物撑腰，不能等闲视之。特别是此人在电话里说的最后一句话，令他发怵，又令他作恼。他说新闻界对长官公署逼问甚紧，朱长官^①只好答称杨家山乃卫戍区管辖范围，未便干预，得由杨市长拿主意。那弦外之音谁听不出来，今天来找你杨森表态，是黑是白明天只好把你推到舆论的聚光灯下，长官公署也好脱却干系了。

他此时才真有些后悔来当这个重庆市长。

还在贵州省主席任上他就处心积虑要回四川来当省主席。一方面是出于纾解郁忿的欲望：自从当年被刘湘打败，退保区区一个不足八千人枪的军，备受川省各派的排挤，受了不少的气。另一方面他想要凭借川省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有利条件，扩充实力，把现有的一个军充实编制，徐图发展。可事与愿违。他的首席幕僚、贵州省政府秘书长李寰一九四八年四月五日从南京打来电话，告以中央即将发表的人事安排：谷正伦回其家乡贵州任省主席，王陵基回四川任省主席，他杨森则迁重庆特别市长，原重庆市长张笃伦调任西昌行辕主任。杨森急了，教李寰赶紧活动，谋求改换，设法与王陵基对调，让王去当重庆市长。李寰各方斡旋运动，复电说，业已由极峰内定，无法变更。他这才长叹一声，走马上任。此后蒋介石也算对得起他。适

^① 朱绍良时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或称长官。

重庆特别市党部主任委员龙文治病故，又让他兼了这个职。不久又出长重庆卫戍区司令长官部^①，加西南军政副长官衔。可谓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了。他没当成四川省主席的抱怨情绪稍平，没料到又遇上了释放杨虎城这个难题。

刘宗宽驾着一辆簇新的美国小吉普驶到中山二路，在“渝舍^②”的暗红漆大门前停下。

他钻出车门，一眼看见大门台阶下一左一右两尊巨型的石狮子，不知怎的联想到内里房间的全西式设施，禁不住想要发笑。早已待在门口的副官跑上来立正敬礼，将他延入大门。他边走边想，这杨森一向标榜西化，着西服，学西人派头，称善西方的民主自由，不少地方行事又带着浓厚的中国传统色彩：成群的妻妾，形同臣仆，稍不如愿，即行处死；讲究三纲五常，以之治军、施政、待友、驭家。那两尊石狮子真是再好没有的象征。

副官把他带到了书房。

他来“渝舍”不止一次了，知道杨森喜欢在书房待客，以示文采风流。早年他忙于率领军队攻城掠地，无暇问及章句，不事修文；后来受了吴佩孚吴大帅的影响，注意到修补自己的文化形象，操起了儒将风度。此刻他正坐在写字台后，捧一本线装书作深读状。背后那挤满经史子集、精装洋书（从书脊上可以看出是原文，而杨森是只能读懂中文的）的巨大书橱作背景，左面壁上张大千^③书赠的条幅，右面壁上悬挂的长剑的烘托，倒真有几分文韬武略的味道。只是，那完全西化的写字台、沙发

① 凡长官部地位均高于军，有的高于集团军。

② 杨森给自己的公馆命名为“渝舍”。

③ 大千先生不知怎的竟和一个素质完全不同的人成为终生朋友。

及其嵌着的铜牌法文商标，厚厚的土耳其地毯，靠墙角茶几上巨大的维纳斯石膏像，又使人感到有点不伦不类。

杨森穿的是海蓝色西服，紫红色领带打得很不地道，那领结上下一般大小，呈小豆腐干状。黑色珐琅镜架洋气时髦，嵌的却是完全道地土货太原产老花镜片。他六十五岁了。长方脸上刻着又深又长的皱纹；长长的人中两边，从鼻翼底角下起步，向嘴角伸出两道深若沟壑的纹路。泪囊鼓鼓的活像鱼肚皮，看上去可笑又可怜。本来就不高的身材也有点儿伛偻了。只有那依然乌黑的头发和炯炯有神的眼睛，使人感觉到他精力旺盛不减当年。

刘宗宽立正、敬礼，从军政长官公署的角度称呼了一声杨副长官。杨森抬头，哦了一声，抬手指指沙发，请坐请坐。来呀，给刘副官长上茶。然后摘下眼镜，放到桌上。客人明白，自己的来意主人不会不知道，一言半语的复述都成为多余，只须等待表态了。他规规矩矩地落座，礼仪性地揭一揭茶杯盖子，碰一碰嘴唇，望着主人，做出恭聆训示的神情。他尽管没有开口追问，但如约按时闯来，在那里坐等结果，其实也就是一种追问。无言的追问其令人恼火的程度并不亚于用直白道尽详委。以恭顺的表情默坐在那里的刘宗宽，使杨森有一种六月天面临熊熊炭火的感觉。

杨森尽量不去碰那个释放杨虎城的问题。他预约了另外一个人，这人很快就会到的。他照例打了一通天气之类的哈哈，天南海北地扯起了无关痛痒的话。刘宗宽无奈，只好耐着性子听，渐渐地，这位三十来岁脸宽嘴厚的汉子终于耐不住了，趁那海吹胡扯中间免不了的停顿，赶快硬插一句话进去，强拉到正题上来。

杨森唔了一声，做出肃然动容的样子。

“释放杨虎城将军，势在必行了呀。委屈了人家这么多年不说，当年的和谈空气也需要嘛。请放心，我没问题，没问题，举双手赞成。只是……”他忽然压低声音，上身微微前倾，一副说体己话的样子：“刘副官长，依你的高见，这个事会不会有什么阻力？”

刘宗宽想了一下，微笑着说：“部下认为，不会有什么大的阻力。”

“哦，刘副官长这么乐观？”

“这个，部下是这样想的：上面有李代总统、于院长、宋子文先生拿主张；朱长官没有明确说什么，只说有这么多元老重臣要求，不能不考虑呀，其实也是一种表态。这里呢，又有杨副长官你老人家提着领口。万事俱备，还不是您老一句话的事嘛！”

杨森尴尬地笑笑，“哪里，哪里……”

这样的恭维话平时是很中听的，此时却使他感到了一点仿佛下棋时被将军的味道。他摸摸下巴略作沉吟状，然后望着对方，以恳切的语气说：

“宗宽兄，这个你应该是了解的，杨家山~~山名~~虽然隶属重庆卫戍区，其实那里的人全是保密局的，他们只认得毛人凤。毛人凤呢，又只认总裁。兄弟我无从置喙呀！”

刘宗宽理解地点点说，说那是，那是，顿了顿，又说：

“不过，部下倒有个主意……”

杨森睨视对方一下，眼神略含警惕，怕对方出馊主意，又拎出个难题让他做。半晌才问：

“什么主意？”语气冷冷的。

“卫戍区名义上管着杨家山，杨副长官不妨佯作懵懂，只认这个名义，索性就派人持李代总统电令去提杨虎城将军。杨家

山那批人未必敢公然抗命？”

杨森明白，如果硬要这样干，的确可以将杨虎城提出来，可也的确会给自己贻上个后遗症，便嘿嘿冷笑了笑，说：

“老兄这个办法我早就试过了。这个……还是我亲自去的呢。”他慢条斯理的说，尽量把这根本不曾发生过的事编得逼真一些。“就是前两天的事。我告诉那个中校看守长龚国彦，李代总统下了令，我这个卫戍区司令长官亲自来执行，赶快把杨将军交给我。你猜他怎么说，他哭丧着一张脸，呆了半天才开腔。他说，杨长官要提杨将军我们当然不能不服从，只是请先把我们都抓起来，不然以后我们没法向毛老板交待，毛老板也没法向总裁交待。龚国彦这么一说，我还能怎么装懵懂？难道我还真把他抓起来？”

刘宗宽看了一下杨森，“龚国彦的话尽管是在推搪，在他也确实是开脱责任的好办法。杨长官何妨一试？”

杨森心想，你这宽脸厚唇的厚道像，倒会给人出馊主意，真的那样去一试，我杨森也跟杨虎城差不多了。遂向对方不无深意地一笑一瞥，道：

“那不是明明告诉世人，我杨森并不懵懂，是清醒白醒在铤而走险么！以后龚国彦可以说他是坚持要有总裁手谕才能放人，这才给杨森抓起来了。这不是在劫狱么？我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了！”

刘宗宽闭上了厚厚的嘴唇不说话。心想你杨长官这不明明是在耍滑头不愿承担一点责任么。过了一会儿，他叹息似地说：

“这么说，没办法了！”

杨森打了几个哈哈，“宗宽兄勿忧，有办法的，有办法的。你我负不了这个责，自然有人负得了这个责的。有李代总统命令，于院长督责，怎么样也得让他执行。”

刘宗宽纳罕，“杨长官说的这个人是……”

副官进来打断了他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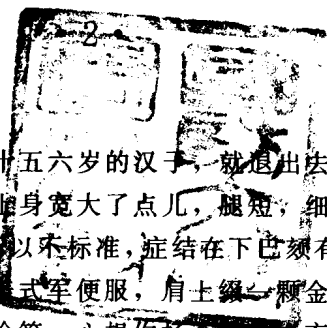
“惠帅^①，他来了！”副官报告的声音压得有点儿低，神情也略含诡秘。

“请他进来吧。”

杨森挥了一下手。待副官退出，才笑嘻嘻地说：

“瞧，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是谁呢？刘宗宽盯着门口。



副官领进来一位三十五六岁的汉子，就退出去了。

这汉子中等个儿，上身宽大了点儿，腿短，细了点儿；有一张不标准的方脸，其所以不标准，症结在下巴颏有点儿尖；眼睛小，眼珠却很亮。着美式军便服，肩头缀一颗金星。刘宗宽眼角和嘴角掠过了一缕冷笑，心想你杨森弄什么玄虚，原以为是什么手眼通天的人物，闹了半天是这个人。他一向瞧不起这人，见杨森竟丝毫没有起立相迎的意思，便也稳坐不动。

此人立正敬礼，“报告杨市长，部下奉命来到。”

杨森一向讲究尊卑长幼之序，以上将衔和六十多岁高龄当然要对面前这个少将而三十多岁的晚辈拿点架子，哪怕这是个可怕的东厂锦衣卫似的人物也罢。他只用友善的笑和客气的招呼以示欢迎。

① 杨森的部下一直习惯北洋政府时代对他的称呼。

“徐处长，辛苦你亲自来跑一趟。请坐，请坐，不必客气。”

副官捧一杯茶进来，放在徐处长旁边，又退了出去。

徐外长名远举，字鹏飞。名义上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负责反共谍报的二处处长，实际上是保密局毛人凤直接掌握的人物。

徐远举落座之前向刘宗宽客气地点了一下头，刘宗宽也含笑颌首。尽管背后有毛局长，徐远举也不愿轻易得罪刘宗宽。刘宗宽的直接上司是总裁手下资格最老的大将朱绍良，其长官公署名义上统辖着西南数省的武装力量，直接掌握的部队也有一个军。当此风雨动荡岁月，凡手里握有兵权的个人或机关，漫说缓急之间可以利用，就是无所求于斯，乱世之中的骄兵悍将什么不能干什么不敢干，不惟不能得罪还须曲意邀好。而今的军统——保密局，再也不像当年那样威风八面了。徐远举非常清醒。所以区区一个上校，在一个少将到来时竟作杨森状连屁股也不抬一抬，他也毫不计较。

杨森两个指头挟着硕大的雪茄，深深吸了一口，边吐烟边在烟灰缸边沿上慢慢转动雪茄以蹭脱烟灰。似在考虑什么，好一阵，才开口说：

“今天把徐处长请来，是要研究一下杨虎城的事。哎呀，上上下下催逼甚紧呀，不作个交待怕是不行了的了。三个方面的人都有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重庆地方政府，国防部保密局，应该能够研究一个具体可行的办法吧。”

徐、刘二人作洗耳恭听状，专注地望着他。

杨森笑嘻嘻地望着刘宗宽，“刘副官长，请你把各方面催办李代总统命令的函电向徐处长说一下吧。”

刘宗宽向杨森注目说了个是，便把视线移向徐远举。徐远举用谦恭含笑的目光迎接他。